

逊克大平台美哉

栗子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曹晖
执编/版式:毕诗春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:
hlrbbsc@163.com



春天的大平台。

台景区因为春有杜鹃、冬天有雾凇，秋有五花山，所以这三个季节景色旖旎时总是游人如织、热闹非凡。唯独在夏日里只有树木葱葱，苔藓如织，却空山寂寥。大抵是因为北方，树与河与黑土地是风景的本底色，太常见便不觉珍贵。为何这个季节来大平台，其实只因为朋友的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不与众人同行，便能看到不同的风景”，我们都深以为然。

于是，在夏末微风习习的清晨，一行人带着简单的行李，匆匆的坐上开往逊克的车，开始一段短暂的周末旅行，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，车驶进了逊克县，一个热闹的、嘈杂的小县城，车却没有半分停留一直开过去，司机说要穿过小县城继续向前才能到达林镇的大平台。车继续慢慢行驶，窗外的楼房、村庄由密集变稀疏，直到消失不见。山越来越多，车在盘山路上行驶，转过一个弯、又转过一个弯，山不高也不险但路的弯却转来转去不停地转，转着转着车就转到了库尔滨水库，水库就位于大平台景区的核心地带，附近有大片的湿地。

车停在一处农家，时至中午需要先品尝一下农家菜和逊克特色的鱼。大家点了豆角炖排骨、鲶鱼炖茄子、红烧虫虫鱼、小鸡炖蘑菇、东北大拌菜这些地道的东北农家菜，这些菜算是东北菜中比较常见的，平时在城里也经常吃，只是用农村的大铁锅和灶里的柴火做出来的菜味道才是正宗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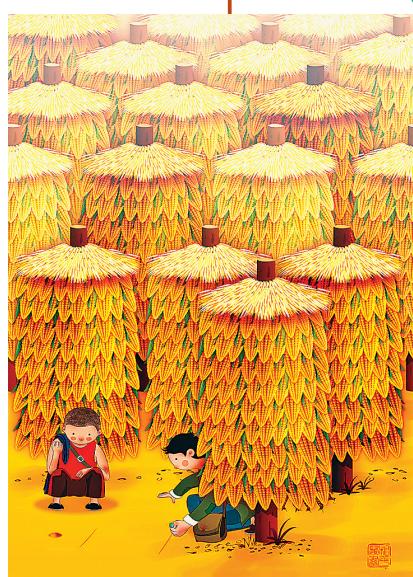
饭后一行人就开始向河边出发，走过村间的小路，路的尽头豁然开朗，一眼望去流淌而过的就是库尔滨河，因为这几日下雨河水暴涨，有河中几大块硕大的礁石做参照物，让河水显得更加湍急。岸边的灌木交错生长，高出水面很多的几株都是柳树。众人开心地向河边拥去，拍景色的、互拍的、自拍的。寂静的河边顿时喧闹起来，惊起河里几只黑色的鸿鹄，一只只鸿鹄掠过树梢，在蓝天白云和绿树流水之间划开一条分割线，明快而流畅地穿过树林就消失了。

河边有两个渔夫正收着小挂网，网上挂着的都是他们的战果，银色的鱼在网上跳动着，鲜活的鳞映着阳光雪白一片，我们凑上前去观看时，网已经收得大半，渔夫摘下网上的小鱼丢进桶里，是常见的沙胡鲈子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杂鱼，其中有一条背上一道绿色鱼鳞的小鱼格外的引人注意。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这鱼的名字，渔夫说：青鳞子，味道极美。

北方这个季节，中午的阳光直射，温度不输于南方。把手放在河水里，清凉的河水顿时消减了暑意，有人索性就着河水洗了洗，还有大着胆子捧一把河水送到嘴边尝尝，表情很是满意。旁边的村民告诉大家，这河水没有任何污染，可以放心喝。众人在河边逡巡良久，方才离去，各自的手机和相机里已经是满满的收获。

离开河边，我们坐上车出村而去，开不多远就有一处公园(红星地质公园)。公园的入口处有一条栈道伸向林间，走在栈道上两边的树木森森然地遮住了阳光，树木中间的一块又一块大石上青苔绿草的带着潮湿的气息。北方的树

岁 月 雕 刻



忙秋。

忙秋的日子

陈杰

逊克县的大平台景区一年四季景不同。最著名的就是雾凇，逊克的雾凇据说是知名度不亚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、漠河北极村、牡丹江双峰雪乡等景观。

这里远近闻名的雾凇形成于库尔滨河沿岸，是库尔滨水电站水库成就了它的美丽，因为冬季水库放水发电，温水遇冷形成的雾气落到树枝上而形成雾凇。这里的雾凇与别处不同，别处的雾凇大多昙花一现，而大平台的雾凇却格外长情，从每年11月下旬到第二年的3月，在长达100余天的时间里，大平台的雾凇一直都在，绝对不会让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失落，这份深情最不辜负的就是远道而来的旅人。

雾凇消融后，漫山遍野便是达紫香(又称兴安杜鹃)的天下。北方冬季漫长，万物还未复苏、树木还未吐绿之时，满山遍野开放的达紫香是春天带给人间的第一抹色彩。因这色彩来得太过热烈，让刚刚度过严冬的人们格外地激动。每年春季大平台都会举办“桃花节”，远近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。



大平台山地景观。

木以落叶松和红松居多，间或还有一些白桦和云杉，森林中的小灌木极少，所有的树都笔直地向上生长，向着太阳无限伸展。大森林中，很难见到歪歪斜斜不成材的树木，因为若不能一直向上，不能与旁边的树并肩生长，就会被周围树木的枝条遮住太阳，再也无法被阳光和雨露光顾，慢慢地会越来越弱小，直到最终枯死倒下。

穿过一小片林子，眼前豁然出现一片石海，那是五大连池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石，黑色的火山石上覆盖着些许灰绿相间的苔藓。据说这种火山石上的苔藓生长极为缓慢，数百年才能形成一小片。

穿过石海，栈道又伸进茂密的森林中，林中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清新、湿润，也许是因为氧气充足，走许久都感觉不到累。众人边走边欣赏美景，时不时地停在林边拍上几张照片。

同行的一位朋友突然喊到：“快看，栈道下面好像有一个大蘑菇。”大家都凑上去看，有人介绍说，在北方，蘑菇多在秋天才会大片的生长。因为有草叶的遮挡，只能隐隐的看到栈道下面黄色蘑菇的影子，为了拍到这个蘑菇，我从栈道上跳下去，先跳到一块大石头上站稳，然后用手拨开草叶，眼前一朵黄色的、闪着光亮的、云朵一般的小东西显现在眼前，这哪里是蘑菇，明明是一朵野灵芝！众人欢呼着都拥过来，虽然都是从小在北方长大的，但是野灵芝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平常看到的灵芝都是晒干后深褐色的、僵硬的，这新鲜的野灵芝却是浅棕色的杆、菌盖呈明黄色、边缘嫩白，菌体的表面闪着漆样的光泽，灵气十足。

据说野灵芝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，需要没有任何污染、空气相对湿度在90%~95%左右，光线极低的地方才能生长。所以，只有深山老林、人迹罕至的地方才会偶尔发现野灵芝的身影。大家团团围住野灵芝欣喜万分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又不忍心摘下它，不肯打扰这山间的精灵。因这野灵芝的出现，林间仿佛平添了些许仙气与灵动，大家都认为野灵芝肯现身来见我们，是因为此行之人多有福报，于是，余下的旅程便增添出许多欣喜与愉悦。

众人的欢笑声渐行渐远，慢慢地，林间便安静下来，我们终究只是匆匆的过客，做不得这山林与季节的主人。在这幽静的山谷里，只有野灵芝悄然的拥有了这份柔软的时光。



库尔滨水库附近的湿地景观。

北方的秋天是忙碌的。小时候在家乡北大荒牧场，每逢秋天来临，有一句话常常挂在乡亲们的口头上：三春不如一秋忙。这话人们说了一年又一年，从来没有觉得重复啰嗦，而且说话时人们的表情总是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。

收获季节到来

春天撒下的一粒粒种子，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，人们期盼了一年的收获季节来到了。

那是一个男女老少人都在忙碌的季节。先是以家庭为单位，在父母的带领下，兄弟姐妹齐上阵，汇集在自家的园田地里。那时牧场职工的园田地，是按照家庭人口，由牧场统一分配的，各家的园地连在一起，秋收时间也都相对集中。在秋收的日子里，不管是场长还是书记，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我从记事起，就开始了每年跟着父母忙秋的劳动。当然连队会统一安排车马，帮助各家各户完成秋收。

忙秋的时间，一般都是在国庆节拉开序幕的。虽然一些作物，从春夏季节就陆续收获了。但玉米、土豆、大豆等大田作物的收获，才被人们看作是真正秋收的开始。

父亲带着我们先把苞米棒子从秸秆上掰下来堆成堆，然后再找来连队赶犁杖的马车老板，把一条条土豆垄顺着犁开。随着犁杖走过，被土豆垄满的田垄从中间均匀地被翻开，温润的黑土中，珍珠般散落着一颗颗滚圆的土豆。母亲带领我们兄妹一起，把露出来的土豆捡到筐里，等筐装满了，再倒在一起，堆成堆。父亲则用耙子把我们捡完土豆的土地，像梳篦子一样反复搂几遍，直到确信土里没有落下的土豆了才罢休。父亲放下耙子，抹一把脸上的汗，再指挥我们把

一堆堆的土豆装进一个个麻袋，立在收获过的土地上，等候连队的马车一起运回家里。那个年代，土豆是牧场家庭种植量最大的蔬菜，每个家庭至少都要收获五六麻袋。有的人口多的家庭，会收获十来麻袋，足够一个家庭吃一冬天的。

仿佛刹那之间，家家户户空空的院子堆得满满的了。把丰收的果实运回家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的劳动量还是很大的。父亲把苞米的外皮扒掉。选出一些籽粒饱满的，两穗一组用苞米叶子系起来，吊在房檐下一根木杆上，等到冬天为我们兄妹炒爆米花。母亲把部分鲜嫩的苞米剥到屋子里，放在饭锅里烀熟，全家人品尝一下苞米的味道。剩下的大部分苞米，要运到房顶上堆起来，风干后留作猪和鸡的饲料。

忙秋的重头戏是储秋菜

土豆的处理相对简单些，把个头特别小的筛选出来喂猪，剩下的下到菜窖里，随吃随取。那时牧场没有超市，蔬菜生产的旺季有一个小菜园，向职工出售蔬菜。到了冬春青黄不接的季节，家家的蔬菜来源主要靠菜窖储藏。没有菜窖，很难吃到蔬菜。因此，几乎所有的牧场职工，都要下功夫挖一个菜窖。

家庭忙秋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储秋菜。秋菜当时是由连队统一种植的。主要有白菜、大头菜、大萝卜、胡萝卜。白菜又分为山东菜和本地菜两种。山东菜长得比较矮，菜心比较实，口感好，适合在菜窖里保存；本地菜高棵，有厚实的菜帮，更适合腌酸菜。

腌酸菜也是一项较大的工程。那些年酸菜

是牧场职工冬天的主菜，尽管当时的腌制方法比较繁琐，但家家户户都要腌。我家腌酸菜用的是一口大号的缸，黄褐色，高高的，不知用了多少年了，缸体上锔着一排粗粗的钯钉，尽管这样大缸仍在超期服役。每年我家腌酸菜的时候，都是全家总动员。父母先是一起对要腌的大白菜修理一番，用刀削去老帮老叶子，整齐地码好。母亲烧一锅开水，把每棵菜在开水上焯一下，然后摆在锅台上一块临时摆放的木板上，我们兄妹的任务是把焯好的菜摆到几步远的酸菜缸前递到父亲手里，父亲再一棵棵装进缸里。每装一层撒一把盐，几层之后再铺上麻袋上去踩实，接着再往里装菜。等缸装得不能再满了，在上面摆上一层菜帮子，压上石头。几天后再往缸里加满水。大约个把月后，一股清新的酸菜气息便从缸里散发出来。东北人爱吃的酸菜便腌成了。

随着酸菜腌制完成，家里的忙秋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人们来不及喘息一下，马上就投入牧场大田的收获了。那些年，我们学校每年也都要种很多地，甚至各个班级都有试验田，加上支援农业连队，因此秋收劳动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如果赶上雪早的年份，秋收劳动会变得更加艰苦。

好在牧场的子女，自幼就被父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所感染，劳动观念相当强，一听到劳动的任务，常常欢呼雀跃。我虽然没有当过一天农工，但所有的农活都不陌生。每个秋天都会洒下大量辛勤的汗水。

忙秋的日子仍在继续

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，远离了黑土地，但忙秋的日子仍在继续着。城里人忙秋虽然不像乡下那样劳累，但也是很紧张的，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。回顾那段生活，印象最深的是买秋菜。人们通常所说的

走笔

秋庭暮雨紫薇花

魏有花



盛开的紫薇花。

“晓迎秋露一枝新，不占园中最上春。桃李无言又何在，向风偏笑艳阳人。”这是唐代杜牧的《紫薇花》，描绘了一幅紫薇怒放的风韵：一支初绽的紫薇在秋露里迎接晨光，而不是在早春与百花争奇斗艳。无言的桃花、李花现在不知道在何处，只有紫薇向着寒冷的秋风，笑对那些争着在艳阳春天开放的花朵了。

初秋时节，满树的紫薇花绽放，一簇簇，花开娇艳，令人心醉。因其花期长达百日，又正值少花的季节，所以有“百日红”的美誉。紫薇花是友谊和爱情的象征，颇得文人墨客的青睐，纷纷赋诗吟诵，留下了众多美妙的“紫薇诗”。

“丝纶阁下文书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唐代白居易的《紫薇花》，我在丝纶阁值班，没什么文章可写，周围一片寂静只听到钟鼓楼刻漏的滴水声，时间过得太慢了。在这黄昏的寂寞中，我一个人孤独地坐着，谁来和我作伴呢？惟独紫薇花和我这个紫薇郎寂然相对。

“一树浓姿独看来，秋庭暮雨类轻埃。不先摇落应为有，欲已别离更开。桃媛含情依露井，柳绵相忆隔章台。天涯地角同荣谢，岂要移根上苑裁。”唐代李商隐的《临发崇让宅紫薇》，一树孤独的紫薇，千姿百媚怒放开，秋天深深庭院的暮雨，细蒙蒙好似尘埃。紫薇花不太早凋谢是在等待欣赏的人来，现在赏花人就要离去，花也不必再开。对紫薇一往深情的桃花紧紧依傍井，轻柔羞涩的柳条对紫薇互相间的思念竟隔着幸台。就算花开在天涯地角，同样有荣有谢，又何必一定要移植到上林苑中去？

“绿槐夹道集昏鸦，敕使宣坐赐御茶。归到玉堂清不寐，月钩初照紫薇花。”宋代周必大的《人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》，浓绿的槐荫夹护着官道，树上落满了归巢的鸟鸦，天子下令让使臣传旨召我入宫赐坐待茶。回到翰林院我头脑清醒久久地不能够入睡，只见窗前弯弯如钩的新月刚好照亮那丛紫薇花。

词人笔下的紫薇花更加美妙动人。明代叶小鸾的《踏莎行·紫薇花》：“细剪胭脂，轻含茜露。芳菲百日浓辉聚。红妆懒去斗春妍，薰风独据珊瑚树。翠叶笼霞，琼葩缀雾。湘帘影卷猩姿雨。仙郎禁院旧传名，亭亭好伴西窗暮。”

而宋代晏殊的《清平乐·金风细细》，紫薇花的意境更是唯美：“金风细细。叶叶梧桐坠。绿酒初尝人易醉。一枕小窗浓睡。紫薇朱槿花已凋落，只有夕阳斜照在楼阁栏杆上。成双的燕子到了将要南归的季节，镶嵌的屏风昨夜已微寒。

“紫薇花对紫薇郎，何事斋前一树芳。造物似教人努力，他年准拟待君王。”吟诵着古诗词里的紫薇诗句，一丛美丽的紫薇花正在心头悄悄绽放。

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

